

鄭板橋

房文齋 著



貴州人民出版社

I247.5
3318
3

鄭板橋

房文齋

1929.1.15

郑 板 桥

房 文 斋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印张 480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221-00354-8

I·87 定价: 5.30 元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崖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郑板桥《竹石》

郑板桥



目

录



楔子		(1)
一	骑驴上任	 (3)
二	旷野荒烟	 (29)
三	喜鹊欢唱	 (40)
四	明镜高悬	 (51)
五	蟋蟀奇冤	 (69)
六	学究过年	 (81)
七	无头命案	 (91)
八	道观禅院	 (111)
九	奉职泰山	 (123)
十	诸葛神算	 (139)
十一	一锭青烟	 (150)
十二	三灾六难	 (169)
十三	青龙姻缘	 (180)
十四	竹菊梅兰	 (192)
十五	书画波澜	 (205)
十六	雪里送炭	 (222)
十七	祸不单行	 (233)
十八	雷塘春暖	 (245)
十九	太守花园	 (261)
二十	旷夫怨妇	 (282)

目

录

二十一 焚香拜硯……………(299)

二十二 月老红线……………(320)

二十三 洞箫幽咽……………(336)

二十四 咬定青山……………(350)

二十五 义士除奸……………(361)

二十六 十恶罪愆……………(372)

二十七 难得糊涂……………(383)

二十八 名师高徒……………(397)

二十九 横尸场园……………(414)

三十 匕首短筒……………(430)

三十一 智赚周全……………(440)

三十二 槐荫刀剑……………(457)

三十三 梦回淮南……………(469)

三十四 六十华诞……………(486)

三十五 夹壁藏娇……………(504)

三十六 气冲霄汉……………(520)

三十七 九重金銮……………(543)

三十八 生离死别……………(562)

三十九 奉旨罢官……………(573)

尾声……………(593)

后记……………(600)

楔 子

~~~~~

一头土褐色的单峰驼匍伏在大地上。驼峰北指，昂首东天，向着“扶桑日出”的地方，引颈张望。千万年过去了，仍然纹丝不动，象在焦急地期待着什么……

展开舆图，山东省，这齐鲁古国之地，正是这副样子。

那连绵起伏的昆嵛山是骆驼的头部，巍然雄踞的泰岱便是它的脊梁，而一望无垠的胶莱大平原，恰好是它的脖颈。

在骆驼的脖颈上，有两条平行的河流。东边是潍河，西边叫弥河。两条大河自南而北，静静地汇入浅草平沙的渤海莱州湾，宛如单峰驼长颈上，挂上了两串银铃铛。

在两串银铃铛之间，南枕丘峦，北依海湾，方圆百里的地方，便是莱州府治下的古邑潍县。

潍县自古殷富。放眼望去，沃野百里，空阔辽远。平展展，坦荡荡，渺无涯际，象安然沉睡的洞庭，水波不兴的太湖。泥土肥得要淌油。抓起一把嗅一嗅，一股醇香，扑鼻而来。真是十年九丰收的大粮仓。难怪自古以来，这里就流传着一首民谣：“金潍县，米粮川，守着聚宝盆，捧着金饭碗。”



潍县是金子铸成的饭碗！

但是，厄运不光爱在贫瘠的地方落户，也会在富饶的沃土上驻足。这得天独厚的“金地”，忽然一朝背了运！

乾隆十年（公元一七四五年），农历七月十九这一天，龙王爷无端发了狂，它大吼几声，一阵痉挛，大海便象抽风似地上下翻腾。顷刻之间，滔天巨浪向着南岸猛扑过来！两丈多高的浪峰，象钱塘江的秋潮，壁立如山，汹涌澎湃，向着棋布的村舍、茂盛的农田，呼啸奔腾而来。转眼之间，把大半个潍县压在身子底下。狂涛恶浪向南直扑了一百多里，直到被横在面前的丘峦挡住去路，才无可奈何地掉回头，喘息着，慢慢退回莱州湾。

孽龙潜入大海，消失得无影无踪。暴虐的痕迹，却清晰地留在了人间。庄稼，那繁茂的、眼看到口的大豆、玉米、高粱……全被海水浸成了枯草；绿油油的大地，成了黄里泛白的盐碱滩；房舍，除了中等以上人家的砖堂瓦舍，照旧屹立在那里，贫寒人家的土坯茅房，全都溶成了一堆稀泥；人，不知有多少，象枯枝败叶一般，被孽龙攫走，连尸骨的影子也找不到！

谁知祸不单行。老天爷竟和龙王爷沆瀣一气，跟潍县百姓过不去。海啸过后，紧跟着便是大旱。俗话说：“伏里雨，不能断——五日不下一小旱，十天不下一大旱。”从这一年白露，直到第二年大暑，整整三百多天，滴水未降！每天，烈日蒸烤着大地，燥热的西南风没日没夜，劲吹不歇。冬小麦碱死了，春田没法下种。放眼百里平原，不见禾苗，不见青绿，只有一丛丛黄蒿衰草，在白茫茫闪着的耀眼银光的盐碱滩上，临风颤抖。头一年，庄稼颗粒无收；第二年，又白赔了种子……

“金饭碗”变成了要饭碗！



---

## 骑 驴 上 任

---

---

### ( 1 )

---

潍县城西十里，大圩河桥头的驿道旁，一座大约五尺高的石砌台基上，立着四根明柱，擎着一方覆盖灰瓦的顶盖，四支尖尖的檐角，燕子尾巴似的翘向天空。远远望去，烁烁闪光的朱柱紫椽，鲜艳夺目，犹如一个身着盛装的傻笨富绅，麻木地呆站在空荡荡、灰蒙蒙的荒原上。这便是潍县的接官亭。

乾隆十一年（公元一七四六年）十月廿五日这天，接官亭在许久的寂寞之后，忽然又热闹起来。

在接官亭前迤东的官道中央，停放着一乘绿呢官轿；四个身材整齐魁梧的轿夫，无精打采地随便坐在轿杆上。在官轿后面，一字儿排着二十多辆华丽的马拉轿车；驿道两旁的柳树上，拴着几十匹膘肥体壮、鞍辔闪烁的骡马。此刻，在接官亭内，聚集了

一大群人。有穿长袍马褂的乡绅，也有穿补服①、顶戴②的官吏。他们三个一堆，五个一簇，在议论着什么。还有几个人站在台阶上，伸长了脖子，神情焦躁地向西边大道上张望。

“这郑燮到底是不是郑板桥呢？”

“怎么不是，扬州八怪呐！”答话的是一个矮胖子。此人姓丁，名得天，字隆昌，是本县首富。

“不知他的官德……”一位瘦老头忧心忡忡。

“说不清。不过……”丁得天压低了声音，向西南方指了指，“听说，范县那边，苦得很呢。”

“那鬼地方，人少兔子多，连毛驴都不下崽！”一位中年绅士抢先说道。

“不，不！”丁得天摇着头，“不是地苦，是人苦……”

“噢？”中年绅士和瘦老头吃惊地张开了嘴。

“未必吧？”一个高个子从旁插话。

“咋？假不了！”

“以讹传讹！”高个子略微提高了嗓音，语气很肯定。“人家坐范县，不过五年，就物阜年丰，盗贼敛迹了……”

“唉，你们瞎猜咋？胡二爷到过那里，听听他的不就结了吗！”

一个沙哑的声音嚷起来，众人一看，是郎府三少爷郎骥。

被称做二爷的绅士，细高挑儿，文质彬彬，四十来岁。他姓胡名魁，字首元，举人出身，曾做过不到三年县令。他岳父是范县人，去年探亲到过那边，亲眼看到过那里的情形。听到众人央他介绍郑板桥在范县的官德，他那白皙而略呈棱形的脸上，浮出

---

①补服——又称补子。方形丝织品缀于官服前胸及后背上。上绣图案，文官绣鸟，武官绣兽。

②顶戴——又称顶子，官帽顶上的圆珠形饰物，以质料颜色的不同，区别官吏的品级高低。



一丝浅浅的微笑，却并不作答。他左手扶着朱红栏杆，右手打着眼罩，眯着一双细眼，一个劲地向西边的驿道上望着。

接官亭前面的驿路，是鲁东的主要孔道，由济南府经过淄州、青州、莱州，直达东海之滨的登州府，全长一千多里。经过若干朝代的整修，路面宽阔平坦。现在，接官亭西面的驿道上，并无车轿马匹往来，只有两三个单身行人，在寒风中，匆匆来去。

胡二爷向西张望了许久，才慢慢转回身，摇了摇头，长叹一声：“盼新官，竟如久旱盼云霓！人未到，礼到——先让阖县缙绅吸一顿冷气！”

“是呢，照理当在辰刻到达，怎好过了巳时！”

“这才显得与众不同呀……”

胡魁迟迟疑疑不愿开口，有几个绅士焦急地凑上前问道：“胡先生，您是说……”

“我说二哥，你就痛快抖底算啦，这里又没有外人！”郎骥有些不耐烦了。

“唉，并非胡某不说。可是，说待如何，不说又待如何？还是免谈吧！”

胡魁半藏半露的话，象一层阴郁的雾，罩上众人心头，嘈杂的人声顿时低了下去。

“来啦，来啦！”突然有人高喊起来。

“在哪儿，在哪儿？”

众人一起伸长了脖子，向不知张望了多少遍的方向望去。西边驿道上果然有一个骑白马的人，慢慢向这边走来。接官亭顿时鸦雀无声。人们紧盯着那一人一骑，仿佛要从中看出究竟。

“咦，怎么就一个人，连随从都不带？”

“寒碜！”郎骥扯着粗嗓子嚷道，“是县太爷上任，又不是讨郎



下山!”

这时，在郎骥身后，一个满脸虬须的大汉冷冷地说了句：

“哼！人还没见，就定人家的病——好高明的郎中！”

郎骥回头一看，认得是县衙捕役领班郝吉，便转过身，双手叉腰，轻蔑地说：“我说郝爷，县太爷的马屁股远着哪，你忙咋来？哈哈！”

郝吉涨红了脸，指着郎骥喝问道：“姓郎的，你骂谁？”

“竖着耳朵听明白，咱骂的是‘咬道的狗’！”郎骥骂着，倏地退后一步，两手收在胸前，拉开拼搏的架势。

“要动武？”郝吉两手交叉在胸前，轻蔑地将下巴向外一甩，“要打，外面去！”

“告诉你，姓郝的，大爷我专爱剃剃儿头，有种的就在这儿当众来两手！”

“你……找死！”郝吉虚晃一着，对方已露出破绽。他猛地举起拳头，准备往对方门面击去！然而，拳头停在半空，又慢慢地放下了：他忽然想到了自己拳头底下的分量！

正在这时，忽听背后一声高喊：“给我住手！”

郝吉一看，一个头戴银顶，身穿鹤鹑补服<sup>①</sup>的官吏，走进接官亭，他粗短的身材象半截树桩，又长又黄的脸上，栽着一个鹰钩长鼻子。原来是监生郭彪。郭彪字“超人”，人称“镇潍县”。他来到脸色铁青的郝吉跟前，双手抱拳，冷笑几声：“我当是哪里的英雄，在这儿当众耍虎威呢，原来是郝爷！”

“郭老爷，他张口就骂……”郝吉急忙解释。

“你是官，他是民，你爱揍就揍个够嘛！”

郎骥又逼过来：“有种的打呀！妈的！”

郝吉重又拿出架势，正要举拳，忽地又想起对手正是“镇潍县”郭彪的大舅子，便“呸”了一声，慢慢收了架势，抱拳向郭

<sup>①</sup>鹤鹑补服——八品文官的官服。

彪拱了拱：“郭老爷，看在你的面上……”

郭彪发出几声冷笑，向郎骥努了努嘴说：

“飞骢，快谢谢郝爷高抬贵手！”

“呸！”郎骥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挤出了接官亭。

郭彪站在郝吉面前，仰头瞅了郝吉好一会儿，说道：“打狗还要看主子的面呢，你也太——哼！”

不等郝吉开口，郭彪早就转身走出接官亭，跟亭下的缙绅说话去了。

那一人一骑，早已过了接官亭。——并不是新上任的县太爷。

看着那渐渐远去的骑马人，郝吉只觉得头胀、胸闷！刚才郎骥和郭彪当众羞辱自己的情景，又展现在眼前。他低头看了看攥得紧紧的两只拳头，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

凭着自己这一身本事、两只铁拳，用不了三两下，就叫那秃尾狼骨折筋断！可是，两次举拳，又两次放下……罢，罢！这难言之隐，何人可以诉说……

捕役班头郝吉，绰号“铁罗汉”，今年三十有六，是左近三州八县有名的武把式。六年前，在河北沧州卖艺时，因不堪一个地头蛇的欺辱，一时性起，失手打死了那家伙，于是埋名隐姓，逃到此地谋生。先是在县衙充当一名捕快，干了五年，即去年，好不容易才升了捕役班头。第一次举拳又放下，怕的是郎骥禁不起打，闹出人命来；第二次举拳又放下，说来话长——

去年秋天，他亲手捕获了官府悬赏多年未果的江洋大盗“草上飞”，谁知解到县衙后，三审两审，大盗竟被开释了。郝吉怒不可遏，先是据理力陈，后来上司反说他居功自傲，目无县尊。他便和上司吵了起来，当下辞去捕头差事，准备到州、到省去告状。不料头一天辞职，第二天便被抓进大牢问了个受贿放贼的罪名。



三个月后，脱了一层皮的郝吉，又莫名其妙地被放出来。县尊秦老爷告诉他：一是证据不够，二是郭老爷签名具保。当天，“镇潍县”郭老爷来看了他，并赠银十两。又过了几天，郝吉便官复原职，重新做了捕役班头。

知恩不报非君子。郝吉牢牢将秦老爷和郭老爷的恩情记在心里，唯想着有朝一日加倍报答。不料，恩情未报，却遭到恩人的当众羞辱……

“唉——！城隍爷的大驾，好难接哟！”

“噤，新官上任竟误了时辰——咄咄怪事！”

“倘是坐船来，兴许翻船遇险。可一顺儿旱路呀！”说这话的是监生郭彪。

“哎，人生三件险：骑马坐船打秋千。一头栽下马来，敢保不断胳膊折腿？哈……”站在郭彪身边的郎骥，一面说，一面笑。

正在这时，接官亭前来了一位横骑黑驴的老人，年约五十余岁，身材瘦削，面目清癯，颧骨微微隆起，略尖的下巴上飘拂着三绺疏须。他风尘仆仆，面露倦容，只有那炯炯的目光和宽阔的前额，透着刚毅和睿智。他头戴褐色毡帽，身穿一件褪了色的青布长袍，脚下是一双薄底夹鼻棉靴。

奇怪的是，老人两腿摆放在驴背一侧，横骑在驴背上。他右手持缰，左手有节奏地轻轻拍着黑驴的屁股，小声地哼着曲儿。来到接官亭前，他好象听到了人们的谈话，扭头向亭内望了望，却径直朝前赶路，一面轻声哼唱道：

老书生，白屋中，

说皇虞，道古风……

倒不如蓬门僻巷，

教几个小小蒙童……

“首元先生，不会是此人吧？”有人指着骑驴的老人向胡魁问道。



“那老先生虽不体面，却不至如此猥琐。”胡魁笑着摇头，“况且，也没有堂堂县太爷，骑驴上任之理呀！”

天空中，越积越厚的灰云，在强劲的西北风驱赶下，很快凝结在一起，象一层厚厚的黑毛毡，笼罩在接官亭上空。不一会儿，团团的雪花盘旋而下。雪花飞进接官亭内，绅士们的暖帽和肩头渐渐变成了银白色。寒气驱走了说话的兴致。有人开始跺脚，有人不住地擤鼻涕。人们不约而同地又把目光集中到监生郭彪身上。郭彪眯着眼，向西望了望，见大路上走来一个骑灰驴的后生，灰驴的鞍桥上还拴着一头黑驴。此外，空荡荡的驿道上，并无别的行人。郭彪便吆喝道：

“既然新太爷不赏脸，咱也别不知趣——回家烤火去！诸位，恕不奉陪啦。”他向绅士们拱拱手，走出亭外，高声吩咐：“掉车！”

众绅士一看郭彪走了，纷纷跟出亭外，争先恐后地嚷着“回车”，“牵马”。

走在最后的是一位四十余岁的高个子。他身体略胖，但步履潇洒，方方正正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情。此人姓郭名伟业，是郭监生的同族弟兄。由于久慕板桥先生的才气画名，想及早一睹扬州才子的丰采，才破例参加了绅士们的接官行列。不料空等了一上午。他怅然走下石阶，这时，来了一位骑灰驴的后生。年纪十六七岁，脸色白皙，线条柔和，颇有些女性的味道。他眨着大眼睛，嘴角露着掩藏不尽的微笑。郭伟业犹疑了一下，终于抱拳问道：

“请问，这位小哥，要到何处去？”

“到潍县。”后生礼貌地在驴背上欠欠身，继续催驴前进。

后生说的虽然是官话，但听起来，仍有点南地口音。郭伟业跟上几步，又问：“到敝邑贵干呢？”

“跟叔父到任。”

“啊？”郭伟业眨眨眼，“难道那位骑黑驴的，是他老人家？”

“是呢，先生。驾！”

后生说罢，径自朝前赶路，不一会儿，消失在茫茫雪幕之中。郭伟业愣愣地站在原地，心里叹道：“果然是江南才子——雅，怪。”

## ——（2）——

郑板桥悄然进了县衙，这虽然躲过了在接官亭的应酬与客套，却被络绎不绝地来拜见的绅士和下属，纠缠了整整一个下午。吃过晚饭以后，他来到院中，想观赏一番新居庭院。

这被称作“内宅”的住所，坐落在县衙后部，是五间带檐廊的正房。正中一间是客堂，东侧两间是卧室，西侧两间是书房。虽然有些阴暗，在当地就算是高大宽敞的了。倒房也是五间，只是略矮些，不带檐廊，是厨子、听差和侍卫的住所。两堵高墙，连接正房与倒房，形成一个正方形的院落。大门开在倒房中间，一条卵石甬路，从倒房通到正房客堂。

甬路两侧，有护着矮篱的两方花坛。今天降下的初雪，把花坛上不知什么花草压在下面。只有几簇牡丹，伸着光秃的枝条，在银被上抖索。紧挨正厅廊下，左右各有一株粗大的石榴，那灰褐色的树干，都是两根扭结在一起，宛如相互缠绕的腹蛇直立着，贪婪地向四周窥伺。院子北侧，紧靠院墙角上，一边一株擎着青黑色冠盖的高大侧柏，那傲然矗立，庄严挺拔的身姿，与曲折盘绕的石榴树，恰成鲜明的对比。

板桥来到侧柏下，久久地向上仰望着。从合抱的树干看，树龄至少有二百年。在松柏的家族中，还是个“后生”。可是，自己今天刚交五十四岁，对于人生来说，似乎就有老之将至之感了。



刚才吃晚餐的时候，郑田给他端来了一大碗鸡丝、蛋片、海米做卤的三鲜面。他很惊讶。侄儿笑而不答，半晌才说：“这是潍县长寿面。阿叔难道把自己的华诞都忘了？”

“啊唷，还真是呢！”板桥惊呼起来。

近半个月的长途跋涉，使板桥记住了时令，却忘记了岁月。侄儿一提醒，他才记起，今天是十月二十五日，正是自己五十四岁生辰<sup>①</sup>。嗨，到任第一天，就在新任所过生辰！他觉得很有趣，也为侄儿小小年纪能如此精细周到而高兴。闻着“三鲜面”扑鼻的醇香，他食欲大振，把平日根本吃不完的一海碗长寿面条，一口气喝了下去。只觉清香，溜滑，鲜美，似乎从未尝过如此可口的东西……

暮色苍茫，古柏显得更加苍劲挺拔，漆黑的树干宛如焦墨逆锋搓出的一般，那墨绿的冠盖，紧密地聚结在一起，象皇帝外出时，撑在头上的伞盖。

忽然，他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袭上身来，头脑昏沉沉，两腿麻酥酥，象灌上铅似的，越来越沉……

“糟糕——难道要闹病？”他担心一旦病倒，不但不能交接，那繁剧的赈灾，更无法进行。他焦急地在地上走了几步。忽然一想，作兴疲劳过度，而不是闹病。于是长吁了一口气：“不病倒就好！”

唉！整整在驴背上颠簸了十二天！虽然小黑驴点着头，迈着小碎步，走得又快又稳，绝无骑驿站快马那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惧。但毕竟不如水上行舟稳当……

嗨！多亏路上没贪懒，为了歇歇驴，松松腿，经常下驴步行一程。不然，真得累成一摊泥！记得四十四岁那年进京赴考，由扬州坐船，沿大运河北上十来天就到天津卫，从天津卫舍舟登岸，没披星，没戴月，徒步而行，只用了三天就赶进了京城。第二天一

---

<sup>①</sup>板桥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月二十五日。